



邵荃麟全集

SHAO QUANLIN QUANJI

第四卷 杂文 时评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邵荃麟全集

SHAO QUANLIN QUANJI

第四卷

杂文 时评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邵荃麟全集. 4, 杂文、时评/邵荃麟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30-7887-1

I. ①邵… II. ①邵…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
综合集②杂文集—中国—当代③时事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2959 号

著 者: 邵荃麟

责任编辑: 肖德才

封面设计: 刘福珊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 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18 字 数: 374 千字 插 页: 7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0 元(全套八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邵荃麟等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1951年，邵荃麟一家在北京颐和园



1952年，邵荃麟一家与沈钧儒一家合影



1956年，邵荃麟、葛琴在山东青岛



在长江轮船上留影

目 录

从“××风”谈起	(1)
“巢许让天下,商贾争一钱”论	(4)
生活琐话	(7)
论新人道主义	(9)
新年杂感	(14)
“瓦片主义”应该肃清了	(16)
拖	(19)
希望与信心	(21)
慰唁	(23)
“来了”	(25)
可怕的堕落	(27)
重在战斗实践	
——给于逢同志的一封信	(30)
车里特穆尔的卑怯	
——看《孔雀胆》有感	(32)
我回到了上海	(34)

惫赖种种	(38)
作为一个读者的备忘录	(40)
无须回顾	(46)
初冬杂笔	(49)
一个信号	(56)
“文明的果实”	(59)
牛与鹅	(64)
谈“洋酸气”	(67)
陶行知的对联	(70)
一种偏向	(73)
谈作风	(76)
“人格力量”小论	(79)
“五四”的历史意义	(82)
悼念伟大的导师斯大林	(92)
血画	(96)
粗犷的美	(98)
关于保卫浙江的意见	(101)
今年的国际青年节与中国青年	(114)
给小朋友们	(118)
一年来浙江文化运动的回顾与前瞻	(122)
论关岛设防	(130)
论南昌战局	(138)
漫木界的希望	(149)
论第二次世界大战	(151)
政治报告	(356)

关于“读书”和“救国”	(366)
“五四”留给我们什么?	(369)
暑假中的工作和学习问题	(374)
爱与憎	(377)
“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祝苏联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纪念	(379)
为了全人类的利益	(382)
以人类之子的名义	(385)
高尔基论学习	(390)
旧话重提	
——写在第二十个五四纪念日	(399)
关于保障作家生活问题	(405)
一点希望和一点意见	
——祝西南戏剧展览会开幕	(410)
关于鲁彦的死及其他	(413)
最真实的声音	(415)
关于废止出版法及其他	(417)
因“三八”节而想起的两件近事	(419)
礼让之邦	(421)
从人民中所诞生的	
——为演剧九队的同志们祝福	(423)
两句话	(427)
论“变天思想”	(428)
不能忽视	(435)
“费厄”不可得	

——《观察》被迫停刊所感	(437)
“修正”与“取消”	(440)
容忍与民主	(443)
“妥协,骑墙,中间路线”以下	(446)
二丑与小丑之间	(449)
历史的指针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	(452)
平凡的伟大	
——看《丰功伟绩》有感	(458)
答 M 先生	(462)
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	(466)
真理的铁链	
——响应世界文化人保卫和平大会的号召	(474)
国际文化现势与中国文化运动	(479)
新形势下的知识分子问题	(485)
加强准备,迎接新时代	(495)
论品质	(498)
关于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答问	(506)
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511)
论城乡关系	
——兼及南方的任务	(514)
斗争锋芒指向右派	(524)
斗争必须更深入	
——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扩大会议 的总结发言	(530)

新的历史里程碑

——祝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 (549)

农民学哲学一例

——新会访问杂记之一 (554)

“青山长在,革命永存” (558)

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团组织在浙江沿革情况的回忆

..... (563)

从“××风”谈起

据说，目前文艺性出版物销路最好的，是“××风”一类的杂志。一位书店老板告诉我，无论去哪个码头开书店，卖“××风”是包有赚无蚀——我相信，他的话是确实的。

这现象，曾经使一些朋友们感到讶异，甚至于皱眉。其实很可不必，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深刻地去注意一下，那倒确实重要的。

这类刊物的风行，主要是被一般市民阶层所欢迎，而欢迎的理由，我问过好几位读者，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蛮有趣味。”

中国人今天有文化食粮吃的，恐怕还只及于小市民。然而小市民也可怜得很。人家给他《火烧红莲寺》就是《火烧红莲寺》，给他们《啼笑姻缘》就是《啼笑姻缘》，现在给他们“××风”自然也就是“××风”，他们是占读者最多数的人们，他们喜欢看的东西，销路一定是走运。

从《火烧红莲寺》到“××风”，这确是他们的进步了，然而这究竟增加了他们多少好处和帮助，恐怕还是可疑的吧？有人对这些小市民很瞧不起，因为他们只懂得去看这些书。这种责备我以为是不应该的。一般地说，这些小市民是更接触

现实生活，而且是被现实生活的艰难压得很苦的。他们和那些闭眼不欲看现实的人们全然不同，然而他们何以偏爱这些有点麻醉性的读物呢？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病态，他们生活的不健康；而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既找不到能够解答他们现实生活问题的书籍（即使有一点，在形式上，在理解程度上，都不能适合他们），便索性把自己沉醉在浪漫的幻想中间，或者在人生趣味的咀嚼中间去追求一点幸福和痛快。这是小市民阶层一个强烈的特性，然而这决不能说他们存心要逃避现实。（自然对那些根本不看现实，把文学当做口香糖看待的贵族们不在此列。）

于是文学对于他，就成为香烟烈酒一类东西，作为生活疲劳后舒适一下神经的麻醉品。这也就是他们之所谓“蛮有趣味”。书店老板和某些作家投其所好，于是也就大大地赚了钱。而这中间，我们还要连带说到一点的，就是这类文学家的艺术观点，往往是根据于叔本华所谓“美是镇静降下我们的生活，绝灭我们的希望和欲望，给我们享乐片刻的和平和安息的东西”。这个美学上的问题，我们这里不去谈它，但有一点是很显然的，就是这对于今日民众抗战的情绪是在产生一种怎样的影响。

但是，我想去责备人家，不如来反省自己。我们的作品为什么到今天还不能被广大的小市民所购读？我们的大众化为什么还是在小众里兜圈子？这是一个迫切的实践问题。对于小市民生活以及复杂的社会现象认识得不够，这是一个问题；作品形式的不中国化，言语的贫乏，又是一个问题。这些问题目前是被提出来了，只有解决这些问题，那被认为讶异的现象

才能改变。我们必须知道，不是占最大多数读者的小市民在拒绝我们，而还是我们过去对他们关了大门。

（原载 1940 年《现代文艺》第 1 卷第 5 期）

“巢许让天下，商贾争一钱”论

阿 Q 打不过人家，便“发明”一种“精神胜利法”，譬如说“儿子打老子”，自以为很得意。其实，阿 Q 的方法还不见得高明，粗里粗气的，只配在未庄那些人们面前逞逞强，而且人家一听就会笑起来，也未见得怎样胜利。

现在的教授老爷就不同了。他决不说“儿子打老子”，却会说“巢许让天下，商贾争一钱”。我是巢许，你是商贾，我和你之间至少隔一万丈，你算是什么呢？我天下尚且可让，难道还和你计较吗？你骂我，“即骂到头上，我还觉得可以同情，不会生气。”

这多么高超，又多么省力，不消回嘴，就已经胜利了，比起“儿子打老子”自然高明百倍，听的人也不至哄然大笑，说不上还会肃然起敬。

教授与阿 Q，其区别大概也就在此。

巢许究竟为什么不愿做皇帝，这个事情我不大清楚，也不大懂。历史家的记载也不很详细，但是照我个人老老实实的想法，我却情愿做“争一钱”的商贾，而不愿做“让天下”的巢许——自然，我也不会有天下可让。

这道理是极其平常的。譬如有人忽然要求你把你的家或

地位让给他(因为让天下是大人先生的事,平常百姓自然只有家或地位可让),我想你不至于那么慷慨大度吧?反之,为了一个铜子打破头的事情,社会上却是常见的,街上的黄包车夫,不常常就是这样么?

其实,“争一钱”倒并不见得就是丢脸的事情。只要这个钱并不是偷来、抢来、骗来、刮来、或剥削来,而确实是我所应该得的,则我必争之。譬如说,这篇文章稿费应该是四元千字,人家算给我三元九毛九分,我就一定要查问一声,如果是扣克我的,我必定要争回来。这事情,我想也不算倒霉吧。凡事、我有应得的权利,我决不放松,不管是一分一厘,不管是钱或其他。例如,我应有的公民权利,我的独立人格,我的信仰自由,我必尽力争得之,再扩而大之,对我国家民族的权利,对我祖国的土地,我同样不能让人家来损害一分一毫。为了寸土的得失,不惜流血以赴之,这是被称作壮烈光荣的事,可见为了正当的权利去争取,以至于拼命,都不算坏事,以大例小,俱是一样,我们又何独责于商贾。

至于让天下的事,可就大了。巢许为什么要让天下,上面已经说过,我不大清楚。不过我想,如果当时的人民,都一致认为巢许应该做他们的皇帝,那末巢许大可不必推让,干脆就做皇帝。一推让,倒显得有点扭扭捏捏,假清高的样子。如果老百姓并不愿意巢许来做皇帝,那末这件勾当本来就有点“鸭屎臭”,更不必慷他人之慨,来落“让天下”这个好名声。总之,天下为公,这是真理,让天下的事情还是由百姓来决定,较为妥当,公家的天下,由一两个人让来让去,这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吧?